歷代石經略

歷代石經略下卷

曲阜桂馥著

唐國子學石經

周易九卷尚書十三卷毛詩十二卷周禮二十卷儀禮十七卷禮記二十卷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二卷穀梁傳十二卷孝經一卷論語十卷爾雅三卷案周易有略例一卷

唐會要太和七年二月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敕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案五經文字三卷九經字樣一卷作四十卷誤

舊唐書鄭覃傳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奏曰經籍譌謬博士相沿難爲改正請召宿儒奥學校定六籍

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覃奏起
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
孔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

通鑑開成二年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

舊唐書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
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義啟導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
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譌謬上又令翰
林勒字官唐元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
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甚矣

新唐書文宗以覃名儒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置博士
始覃以經籍刓謬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

力讐刊準漢舊事鐫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是正其文刻於石

冊府元龜文宗詔國子監九經石本所司校勘尚有舛誤傳於永久必在精詳宜令率更令韓泉充詳定石經官就集賢審勘仍送國子監

王履貞太學創置石經賦曰我國家學校崇崇創石經於其中用敵千年之聖將遺萬古之風元化式敷厥德既彰於有截賡詩再闡斯文庶表於無窮既而詔學苑之徒命他山之役陳滿笥之文雖結峻天之遠碧且曰道自人宏教由時易若不考深旨勤貞石布落落於廣延陳巖巖於千尺則何以表吾道之不騫見伊唐之有赫者哉由是雕鐫之功備矣文

質之義昭然鑿焱光而嶄嶄迭映駢古色而字字相宜儼彼貞規韞玉之姿並壯窮諸墨妙崩雲之勢彌堅事既叶於造微理乃符於摭實創成豈勞於執簡壁立更逾於散帙旁分鳥跡且非精衛之銜來蒐映天光有若媧皇之補出可謂洙泗之風不墜而教化之道益敦鑽仰苟同於深奧咫尺可見於微言五色參差夫子之文章盡在丹楹俯矚聖人之閫閾斯存豈非吾君秉茲一德修文立極堅貞爲庶士之規考禮作百王之式既而辨舛錯而定魯魚然後二三子是儆是則

黎持記曰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右之日持適承乏雍學一日謁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闤闠閒有唐國子監存焉其間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勒石經而鄭覃與

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相兼祭酒於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卽今之石經是已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石本委棄於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請輦入城鄩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玉羽紿之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賊爲虐鄩然之乃遷置於此卽唐尚書省之西隅也地雜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壞歲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經而重道予欲徙置於府學之北牖子且仟圖來視厥既視圖則命徒役具器用平其溝塹而基之築其浮虛而實之凡石刻之偃者仆者悉輦置於其地洗剔塵土補錮殘缺分爲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

於中央顔褚歐陽徐柳之書下逌偏旁字原之類則分布於庭之左右俄而如登道山如入東序河圖洛書大璧琬琰爛然在目而應接或不暇矣先是有興平僧誕妄惑衆取索無厭大尹劉公希道没入其貲有欲請於朝以備葺浮屠者公即進言崇飾塔廟非古而興建學校爲急朝廷乃以五百千畀之不費於公不役於民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孟冬而落成門序旁啟雙亭中峙廊廡回環不崇不庳誠故都之壯觀翰墨之淵藪也學者暇日於此游息得之於目而會之以心固已有超然遠詣之意豈曰小補之哉竊惟六經天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意盡在於是自周末至隋千餘載之閒已遭五厄汗簡以載或焚或脫縑楮魚蠹易腐

易裂道雖無窮而器則有敝惟鑱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始而憂後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殆以此也然以雒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可謂盛矣及范蔚宗所見其存者纔十有二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以護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呂公所以爲有功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然特書此者豈特紀其歲月而已哉將使後之君子知古人之用心而不廢前功庶斯文之有寄云爾元祐五年九月

周必大曰唐文宗在御儲精經籍有意復古而紬衺謬盩時惟鄭覃體上之意憫道之衰慨然有請於朝願與鉅學鴻儒

協力讐校準漢舊事鏤石太學帝欣然可之於是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咸預其選羣經是正視漢熹平蓋無愧焉

李應祥曰雍石經唐文宗詔刻國子監鄭覃以經籍訛謬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讐勘準漢舊事鏤石太學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正其文太和七年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今在文廟碑洞中即其刻也

楊慎曰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為首從李林甫請也

趙崡曰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為首從李林

甫之請此石經第五刻也文宗時鄭覃以經籍刓繆建言097
刊準漢故事太和七年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於國子監
立石九經并論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
開成二年告成此石經第六刻也
又曰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所勒舊在務本坊韓建
築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劉鄩用尹玉羽之請遷故唐尚書
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嘉靖乙卯地震石
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闕字別刻小
石立於碑旁以便摹補按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違棄師法不
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不離歐虞褚薛法要非今人所及
惟王堯惠等補字大爲紕繆今華州東生文𡚒家有乙卯以

前搨本庶幾稱善焉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相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義啟導稍折文學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元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甚矣舊史之評如此愚初讀而疑之又見新書無貶辭以為石壁九經雖不逮古亦何遽不賢於寺碑冢碣及得其本而詳校之乃知經中之謬戾非一而劉昫之言不誣也略識於左 案顧氏據補本校勘故多不合

周易　君子以裒多益寡裒誤作衰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

也言謙作存　其孰能與於此哉脫於字　周易繫辭下第八脫下字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下多一也字　力小而任重小誤作少　傷於外者必反其家其誤作於　決必有所遇脫所字　盡則飭也飭誤作飾　豐多故親寡旅也故下多一也字　姤遇也姤誤作遘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終來有他吉他作它　剛健篤實輝光輝作煇　君子以治厤明時厤作歷　可與佑神矣佑作祐　其受命也如嚮嚮作響　兼三才而兩之三才之道也才皆作材　其一字而前後不同者　包蒙包荒包承包羞繫于包桑繫辭下同包皆作苞包有魚包无魚以杞包瓜包皆作包　問以辨之由辨之不早辨也其辨明也明辨

晢也辨吉凶者存乎辭困德之辨也井以辨義辨是與非辨皆作辯君子以類族辨物剝牀以辨君子以愼辨物居方復小而辨於物辨皆作辨　其旁注者　至靜而德方德下添一也字　賁亨小利有攸往利下添一貞字　其先誤而後改者　略例筌誤作荃　愈誤作喻　二无誤作無　皆郎其誤改之　其標題周易繫辭上弟七周易繫辭弟八周易說卦弟九皆八分書而周易序卦弟十周易雜卦弟十一皆正書雖依古注本附於弟九之內以正書爲別終似未安

尙書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乃父誤作先父孫上多一子字　臣下罔攸稟令令誤作命　若藥弗瞑眩藥誤作樂　王乃徇師而誓徇誤作循　乃汝世讐

世誤作書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攻誤作公　用端
命于上帝于誤作予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敢對揚
天子之休命無之字　其旁注者　予有亂臣十人臣字旁
注　惟婦言是用是字旁注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
閭干下容下各添一之字
詩　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甲甲誤作田　舒懮受兮懮誤
作夏　予尾脩脩脩誤作脩　戎車既飭飭誤作飾　以祈
黃耇祈誤作祁　涼曰不可涼誤作諒　無此疆爾界界誤
作介　俟疆俟以疆誤作彊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雝雝鳴雁雝作雍　之死矢靡他他作它　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驕作不我知二章同　和鸞雝雝作雍　何人斯序

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也以作而　雝廱雝兮雝作雍　既
匡既敕敕作勑　其政不獲政從鄭箋作正　尙不愧於屋
漏愧作媿　于彼西雝肅雝和鳴有來雝雝皆作雍　屢
豐年屢作婁　其先誤而後改者　抱衾與裯裯誤作稠
不瑕有害瑕誤作遐　鱣鮪發發發誤作撥　噂沓背憎噂
誤作蹲　如彼遡風遡誤作愬　駉駉牡馬牡皆誤作牧
皆即其誤改之　云何其盱脫其字添
周禮　女史八人史誤作使　太宰三日邠甸之賦邠誤作
邦　內饔豕盲視而交睫豕誤作施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
麻草之物緦誤作絲　牛人軍事共其犒牛犒誤作槁　司
市市司帥賈師而從賈誤作胥　肆長掌其戒令令誤作禁

鞮鞻氏府一人一誤作八　鬯人禜門用瓢齎用誤作明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筵誤作席　大司樂大磬磬誤作磬

王大食三侑侑誤作宥　大師令奏鼓朄鼓誤作朁　大

祝四曰禜禜誤作榮　司常家各象其號象誤作相　凡以

神仕者仕誤作士　小子史二人二誤作一　大司馬旗居

卒閒居誤作車　考工記𠷎胡之笴笴誤作笥　矢人前弱

則俛俛誤作勉　其與今文不同兩兩通者　醫師疕瘍者

疕上多一有字　野廬氏有相翔者誅之誅上多一則字

邦之大師大上多一有字　庭氏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

射之射上多一夜字

儀禮　士冠禮捷柶與捷誤作建　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

決袒誤作祖　楅髤橫而奉之奉誤作拳　大夫與士射袒
纁繻纁誤作薰　燕禮右祭脯醢脯誤作醢　大射儀賓升
成拜拜誤作敗　坐授瑟乃降授誤作受　聘禮賓既將
公事復見訝以其摯訝誤作之　公食大夫禮陳鼎於碑南
南面西上脫一南字　覲禮天子賜舍曰伯父脫曰字　士
喪禮祭服不倒倒誤作到　少牢饋食禮如筮日之儀儀誤
作禮　主婦被錫衣侈袂侈誤作移下同　祝延尸延誤作
筵　有司徹二手執挑匕枋挑誤作桃　主婦洗爵于房中
脫爵字　主婦北面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誤作
受尸爵　主人降洗爵爵誤作解下主人實爵並同　主人
拜受爵尸拜送脫爵字　其與今文不同兩兩通者　鄉射

禮適左个中亦如之亦作皆　燕禮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大夫下更有大夫二字

禮記　御刪定月令在曲禮之前　月令人乃遷徙徙誤作徒　其器閎以奄奄誤作掩　檀弓上周公葢祔祔誤作附　王制示弗故生也示誤作亦　禮器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脫節字　學記燕辟廢其學辟誤作譬　喪大記男子出寢門外脫外字　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脫衆士二字　哀公問如此則國家順矣脫則字　坊記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猶下多一有字　中庸待其人而後行而誤作然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脫之字　緇衣有國家者章義癉惡脫家字　儒行愼靜而尚寬脫而字　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

辟焉五辟字皆誤作譬　若有一个臣个誤作介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檀弓上有亾惡乎齊亾作無　歲壹漆之壹作一　樂記非聽其鏗鏘而已也鏘作鎗　雜記上客立于門西于作於　雜記下泄柳之母死泄作世　喪大記命婦汜拜衆賓於堂上於作于　主人先俟于門外于作於

中庸可一言而盡也一作壹　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享作饗　大學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帥字皆作率　昏義祖廟既毀教于宗室于作於　射義是以諸侯君臣以作故

其先誤而後改者　學記教人不盡其材材誤作才　故人不耐無樂耐誤作能　皆即其誤改之

春秋左傳　隱元年且告之悔且誤作具　五年僖伯稱疾

不從疾誤作疾　十年伐戴戴誤作截　桓二年故封桓叔于曲沃故誤作政　六年楚之羸羸誤作贏　以類命爲象類誤作德　閔二年從曰撫軍軍誤作國　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誤作泣　四年歸胙于公脫胙字　姬寘諸宮六日宮誤作公　公殺其傅杜原款傅誤作傳　七年兆可改也已改誤作故　十四年公怒止之止誤作上　十五年輅秦伯輅誤作輅　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且誤作國　二十五年昏而傅焉傅誤作傳　二十七年責無禮也責誤作青　郤縠可縠誤作穀　三十一年晉新得諸侯新誤作親　東傅于濟傅誤作傳　三十三年入險而脫入誤作人　爲從者之淹淹誤作流　文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

命錫誤作賜　享江羋羋誤作芉　二年廢六闕闕誤作關

七年公子䔥䔥誤作曰　十二年大子以夫鍾與郕

邽來奔邽誤作封　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弒誤作殺

二年晉侯伐鄭及郔郔誤作延　商紂暴虐紂誤作討

四年秋公如齊秋誤作利　六年離卦誤畫作同人·八年

殺諸綠而綠誤作絡　十二年晉師在敖鄗之間師誤作帥

十五年吾獲狄土土誤作士　十七年盟于卷楚卷誤作

巷　御于其或者欲己亂於齊乎乎誤作平　十八年凡自

虐其君曰弒虐上多一内字　成二年及齊師戰于新築師

誤作侯　且辟左右且誤作旦　七年尋蟲牢之盟盟誤作

盤　十七年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橐誤作槖　襄十年子蟜

日蟜誤作嬌　今伐其師今誤作令　十四年士鞅反反誤作及　十七年苟過華臣之門必騁騁誤作聘　十九年而覼不可含含誤作舍　所不嗣事于齊者事誤作是　天子令德天誤作夫　二十一年欒盈過于周過上多奔楚二字

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畀誤作卑　二十五年先夫當之矣夫誤作天　井堙木刊堙誤作煙　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卒誤作兵　二十七年父子死余矣余誤作餘　免餘復攻甯氏餘誤作余　二十八年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忘誤作志　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晏誤作宴　文子使召之召誤作君　慶氏之馬善驚馬誤作焉　武王有亂臣十人脫臣字

三十年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娶誤作聚　單公子愆

期期誤作旗　駟帶追之駟誤作四　昭元年今武猶是心也今誤作介　二年齊使上大夫送之送誤作逆　三年少姜有寵而死姜誤作齊　知而復從復誤作弗　四年恃險與馬馬誤作焉　五年娶於子尾氏娶誤作聚　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若誤作苦　九年無佃猶可圖誤作宥　十三年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廬誤作盧　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宗誤作宋　二十年余不忍其詢詢誤作詢　取人於萑苻之澤苻誤作符　二十一年心是以感感實生疾感誤作咸　二十五年士平出奔楚士誤作氏　鴆卬為大司徒卬誤作印　二十五年季公鳥生申申誤作申　二十七年入于掘室掘誤作堀　定元年榮駕鵞鵞誤作

雋　三年及邾子盟于拔拔誤作拔　八年子姑使涸代子代誤作伐　十年騶赤謂侯犯曰赤誤作亦　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作弒　蔡昭侯將如吳蔡誤作葬　十六年與晉人訟莫鄭晉誤作為　二十三年有不腆先人之產馬誤作焉　二十六年四方其訓之訓誤作順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宣二年以覗諸朝覗作示　哀十六年此事克則為卿事下有也字　其續添者　昭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下添子朝奔郊四字

春秋公羊傳　隱元年何以名字也字上多一不字　二年婦人謂嫁曰歸嫁誤作稼　三年曷為或言崩或言薨脫上一或字　生母相見死母相哭母字並誤作毋死毋誤作母

死　六年吾與鄭人末有成也末誤作未下同　十年宋人
蔡人衛人伐載載誤作戴　桓二年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脫
一有字　隱賢而桓賊也賊誤作賤　莊十九年此其言遂
何脫其字　二十五年求乎陰之道也陰誤作隱　三十二
年狄伐邢邢誤作刑　僖四年南夷與北狄交誤作北夷
六年此其言圍何圍下多一者字　二十六年乞師者何脫
師字　三十年歸惡乎元咺也乎誤作于　三十三年古里
子與狸叔子百誤作伯　文四年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何
誤作河　宣十五年然後歸爾爾誤作耳　成十五年成公
幼幼誤作憂　臧宣叔者相也叔誤作公　襄十四年季孫
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婁人于戚

邾婁人脫人字　十七年春王二月二誤作三　十九年爲其驕蹇爲誤作或　二十九年許人子者必使子也人下脫子字　昭九年其言陳火何脫陳字　定元年立煬宮宮誤作公　四年夷狄也而憂中國而誤作其　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作弒　六年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高上多一齊字　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子上多一孔子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隱四年隱公曰否作隱曰吾否　桓六年簡車徒也徒作馬　淫乎蔡乎作于　十一年祭仲者何鄭相也相上有之字　文六年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是月下更有是月二字　宣六年此非弒君而何而作如　十年未絕於我也於作于　十二年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下

於作于　成二年得一貶焉爾一作壹　襄十二年春王正
月正作三　二十九年爾殺吾君殺作弒　三十一年於是
負孝公之周愬天子愬作訴　哀十四年有麏而角者麏作
麕　其先誤而後改者　桓二年此其目言之何目誤作月
閔元年孰弒之矣使弒子般弒並誤作殺　僖十三年葬
陳宣公宣誤作桓　成二年及齊侯戰于鞌侯誤作師　昭
二十五年慶子免君於大難矣脫矣字　皆即其誤改之
春秋穀梁傳　隱元年父者何傳也傳誤作傅　四年弒而
代之也代誤作伐　九年所俠也俠誤作挾　莊七年則是
雨說也雨誤作兩下同　僖五年天子世子世天下也誤作
士子　二十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戰脫有字　二十八年晉

侯齊師宋師秦師誤作齊侯　文二年內大夫可以會外諸
侯脫外字　三年王子虎卒誤作王子　宣八年以譏乎宣
也譏誤作饑　襄元年晉侯使荀罃來聘罃誤作嬰二年三
年同　三年諸侯始失正矣正誤作王　六年立異姓以涖
祭祀立上多一非字　哀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誤作
郊　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弗誤作不下同　其與今文不同
而兩通者　僖十七年桓公嘗有存亾繼絕之功脫公字
文六年處父主境上事事上多一之字　成五年帥羣臣而
哭之前作率後作帥　其先誤而後改者甚多不具載
論語　賜也爾愛其羊爾誤作女　不知其仁仁誤作人
子使漆雕開仕雕誤作彫　再斯可矣斯誤作思　三人行

三上多一我字　必有我師焉有誤作得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有誤作子　告夫三子三上多一二字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脫之字　無求生以害仁仁誤作人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脫之字　稱諸異邦曰諸誤作謂　何德之衰衰下多一也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女得人焉爾乎爾作耳　人潔己以進潔作絜　其先脫而後添注者　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爾雅　替戾底廢誤作底底　翽翽也翽誤作翢　皇華也誤作華皇　赫兮咺公咺誤作烜　是刈是濩濩誤作穫　木謂之虡木誤作本　何鼓謂之牽牛何誤作河　澤鳥蘾蘾誤作蕿　莩麻母莩誤作孚　檴橐含檴誤作攫　梖州

木柷誤作祝　魚尾謂之丙尾上添一之字　燕白脰烏烏誤作烏　楊烏白鷢楊烏誤作鷹　鳶烏醜烏誤作烏　烏鵲醜烏誤作烏　鷹大鷹誤作大鷹　凡經中二十字皆作廿三十字皆作卅按古詩之文多是四字如于三十里三十維物皆四言也則當爲三十字史記秦始皇刻石如廿有六年維廿九年卅有七年則當爲廿字卅字今改經文而爲廿卅字非矣　凡經中虎字皆缺末筆作虍虒號虢饕彪篪褫字皆同避太祖諱淵字皆缺筆作渆㶏字亦作婣避高祖諱世字皆缺筆作丗泄作洩紲作絏棄作弃勩作勚葉作莱渫揲蘖媟諜堞偞皆改從云民字缺筆作巳珉作眂岷作岻泯昏緡痻婚督愍蟁皆改從氏避太宗諱亨字皆作亯避肅宗

諱豫字皆缺筆作豫避代宗諱适字皆缺筆作适避德宗諱誦字皆缺筆作誦避順宗諱純字皆缺筆作純避憲宗諱恒字皆缺筆作恒避穆宗諱湛字皆缺筆作湛甚作甚湛作湛避敬宗諱乃若高宗諱治中宗諱顯睿宗諱旦元宗諱隆基文宗諱涵皆不缺筆者禮天子事七廟自肅至敬七宗而高祖太宗創業之君不祧者也元宗以上則祧廟也故不諱文宗則今上也古者卒哭乃諱故生不諱左傳文公宣公卷字叓鑑惡而成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昭定哀四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爲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乂黎持二記但言韓建劉鄩□石而不言補刻然成字缺筆其爲梁諱無疑昔人固未嘗徧讀而博考也

國朝賈氏漢復補刻孟子七卷

王士禛池北偶談曰裔三石作石經記恨獨無孟子謂自開成至今七百年無好事及此者近賈中丞漢復始爲補刻以成完書

覆案賈氏欲補唐刻故附於唐石經後

唐石臺孝經

張昔孝經臺賦曰孝惟行先教實理本故元宗探宣尼之旨爲聖理之闡爰索隱以鈎深或詞約而意遠然後勒睿旨於他山之石樹崇臺爲儒林之苑天文煥發知孝道之克宣微旨高懸示仁風之已返上崇君德下達人情王猷玉潤帝典金清誼雖刑于子道理實暢於家聲施之於人風俗可移於

孝理懸之於教日月方比於貞明不然何以倬爾孤標介然守正金字纍纍以條貫銀鉤歷歷而交映故嚮之者修睦就之者起敬斯乃示生民之大端仰高山之景行至哉聖化本本元元酌其旨而薄俗可厚毗於政而理道可敦故政以肅教爲尊非無詩書始務隳其行本非無貴賤心願宗其化源且高而不危者尚乎臺磨而不磷者莫如石揭貞質於庠序殊秘府之竹帛諒乃侔天地而始終豈特垂載祀於千百靜而繹思文固在茲一人有作比屋允臻覽君君臣臣之閒則心乎愛矣於尊尊卑卑之道則學而知之剏乎雕琢成章區分式序方隅而不失其正篇次而各得其所三千子之鼓篋邈矣具瞻十八章之箴規揭之備舉乃知孝理馨香有時而

彰不壞不朽化被無疆所以播宏休於玉葉表嗣子於明王故曰孝者天之經也宜乎配地久而天長

趙明誠曰明皇注孝經四卷天寶四載九月八分書

陳振孫曰明皇孝經注今世所行本也始刻石太學御八分書末有祭酒李齊古所上表及答詔且具宰相等名銜寔天寶四載號爲石臺孝經乾道中蔡洸知鎮江以其本授教授沈必豫熊克使刻置學宮云歐陽公集古錄無之豈偶未之見耶家有此刻爲四大軸以爲書閣之鎮按唐志作孝經制旨

曹昭曰唐元宗八分書孝經注作小隸字末有御跋草書字方三四寸碑凡四大片末具列廷臣官勳

王世貞曰唐元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適之等題名韋郇公陟稱彭城縣男益自吏部侍郎出爲河南採訪始襲公爵此本封耳韋斌封平樂郡公可補本傳之闕書法豐妍匀適與太山銘同行押亦雄俊可喜當其時爲林甫所蠱媚極矣猶知有是經邪

趙崡曰此碑四面以蟠螭爲首鑿嵌精工故非後世所能開元帝書法與太山銘同潤色史維則老勁豐妍如泉吐鳳闕海吞鯨非虛語也後有李齊古表行書亦佳同勒諸臣名字字不草草至如行押數十字尤豪爽可喜乃知前代帝王留心翰墨如此

李應祥曰天寶四載唐元宗八分書孝經在文廟碑洞中

宋石刻草書孝經

江少虞曰淳化三年十月遣中使李懷節以御草書千字文一卷付祕閣李至請於御製祕閣贊碑陰勒石帝謂近臣曰千字文蓋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俾周興嗣以韵次之詞理固無可取非垂世立教之文孝經乃百行之本朕嘗親書勒之碑陰可也因賜李至

玉海太宗御草孝經一卷刻石祕閣

宋李氏師德刻孝經

元祐元年朝奉大夫充集賢校理劉定書

師德序曰聖人之言布在方策爛若日月至於立身治家事君事親其章句較然而易曉者無如孝經之爲最竊願摹之

堅石一植之於先壠一置之於縣庠以示其後復愧於聲迹曖昧不足以聳動人之耳目取重來世是用囑求甚貴而有名於時者人題一章益之以敍得一十九人復且名之庶有託焉

宋句氏中正三體孝經

宋史新編句中正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眞宗召見便殿賜坐問所書幾許時日臣寫此書十五年方成上嘉歎賜金紫命藏於祕閣

虞淳熙曰中正受詔以三體書孝經摹石

宋楊氏南仲三體孝經

宋志一卷

宋昌州古文孝經

王象之曰碑在昌州北山元二十二章與今文十八章小異

按今文先出於漢初而古文與尙書同出於孔子壞宅今文已盛而古文獨不得列之學官惟孔安國馬融爲之傳及明皇注今文十八章孝經爲古文者益微矣司馬光范祖禹皆曾徽進光謂始藏之時去古未遠其書最眞祖禹又爲之說亦云古文庶得其正

盛熙明曰古文孝經內一篇大謬後人妄欲作古以古文字集成者

宋建康府學御書孝經

張鉉金陵新志曰高宗御書孝經賜秦檜眞草相間守臣晁

諫之刻石郡學檜及諫之跋於下今存經火不全

宋湖州學御書孝經

徐獻忠吳興掌故曰高宗御書孝經紹興十四年太守張宇

立石在州學

宋常州學御書孝經

毘陵志宋高宗御書孝經石刻淳熙中守臣林祖洽立在州

學御書閣

明國子監石刻孝經

朱彝尊曰萬歷間蔡毅中進孝經注於朝毅中復刊石嵌於

國子監西廂左壁今尚存

馥案以上九刻皆唐刻之繼故附於石臺孝經後

唐五經文字

新唐書藝文志張參五經文字三卷

張參自序曰後漢許叔重收集籀篆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時蔡伯喈亦以滅學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滯所習傳記交亂訛僞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於太學之門外謂之石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難僅有存者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亦古之小學也自頃考功禮部課試貢舉務於取人之急許以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字失六書猶爲壹事五經本文蕩而無守矣十年夏六月有司以職事之病

上言其狀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尚書省參幸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鈎考而其決之互發字義更相難極又以前古字少後代稍益之故經典音字多有假借謂若借后為後辟為避天為太知為智之類經典通用陸氏釋文自南徂北徧通衆家之學分析音訓特為詳舉固當以此正之唯今文尚書改就今字刪定月令依其時進本與釋文音訓頗有不同卒以所刊書於屋壁雖未如蔡學之精密石經之堅久慕古之士且知所歸然以經典之文六十餘萬既字皆或體若鼎鼏同物禮經相舛蕘蕘同姓春秋互出詁故同義詩題交錯之類音非一讀若鄉原之鄉為嚮取材之材為哉兩音出於一家而不決其當否學者傳授義有所存離之若有失合之則難並至當之餘但朱發其傍而已猶慮歲月滋久官曹代易傳復蕪汙失其本眞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集疑文互

體受法師儒以爲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爲三卷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若古文作明篆文作朙古文作𡉘篆文作坐之類古體經典通行不必改而從篆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若祧禰遊遙之類說文漏略今得之於字林其或古體難明衆情驚懵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爲助若宜變爲冝晉變爲晉之類說文冝晉人所難識則以石經遺文宜與晉代之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若槀變爲稾桌變爲栗之類石經湮沒經典及釋文相承作耳近代字樣多依四聲傳寫之後偏傍漸失今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略不集錄以明爲經不爲字也其字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各以朱字記之俾夫觀省無至多惑大歷十一年六月七日司業張參序

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

舊唐書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

封演曰大歷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捨莫準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共相驗考參遂撰定五經字樣書於太學講堂之壁學者咸就取正焉

李肇曰張參爲國子司業年老常手寫九經以爲讀書不如寫書

王履貞賦國家覃敷文命建學崇政置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龜鏡翦遺文以辨謬俾雅詁以詳正是以儒業益敷皇風載盛斆學既闡序宇斯分飾素壁而照月搆丹粱而結雲於

是集青衿之侶延鴻鵠之羣貞八索起三墳采典謨之論駢次編簡之繽紛稽古至今從百家之正義歸眞背僞俾四海之同文於是博考羣臣宣明舊典旣科斗之互欽亦魚魯之相舛依鳥跡而難從訪蛇形而莫辨定茲金簡規程遐之隸書遵彼古文參史籀之大篆然後命鍾張之藝詔文學之官界四壁以繩直擇五色之毫端粲爾其采昭然可觀雖一勞之克定乃千載之不刊錯綜旣備班列有次欲昭明於六書先袞敗於一字俾去顛訛之惑用全述作之意苟不絕於韋編將永齊於石記至於止戈爲武反正爲乏將爲後生之式必憲先生之法爰及垂露懸針鶴頭蚊足酌前代之模楷爲後來之軌躅瞻彼垣牆代茲簡牘篇章煥炳文雅照燭正以

先王之修則曲禮三千習以孔門之徒則冠者五六所謂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示人範於古訓正國常於典經旣文明於天下宜遠域而來庭

王應麟曰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譌文按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爲文宗時人誤矣參所定乃書於壁非鑱石也

容齋四筆大歷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至開成中翰林待詔唐元度又加九經字樣補參之所不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爲一編並以考正俗體訛謬予家張氏田氏之書擇今人所共昧者漫載於此以訓子孫本字

從木一在其下今爲大十者非休字象人息於木陰加點者
非美從羊從大今從犬從火者非匍字古者以車戰故匍從
勹下車後相承作軍義無所取看字從手凡視物不審則以
手遮目看之作看者非揚州取輕揚之義從木者非梁從木
作梁者非乾有干虔二音爲字一體今俗分別作乹字音虔
而乾音干者非尊從酋下寸作尊者非奠從酋從丌作奠者
非夷從弓從大作夷者訛耆從旨作老下目者訛漆黍黍黎
下並從水相承省作氺今從小者訛決沖況涼盜並從水作
冫者訛饑飢二字上穀不孰下餓也今多誤用至於果芻韭
之加艸岡加山攜之作携鉏作鋤惡作悪霸作覇筍作笋認
作鬍須加髟或從水祕從禾箭作蕑寶從尔趨從多衡合從

角從大而從魚敔從又及戈擊從文徹從去麤作鹿蟲作虫
隓許規反俗作隳又以爲惰嶓作番怪作恠鬩爲閔炙從夕
閒從日切從力茲合從二幺而作兹升作廾輩從北姤從戶
姦爲姧蠢從毒吝作㐫冤上加點鄰作隣年從午互作㕜元
從點舌從千蓋從盖京作亰皎從日尤從丶鼓從皮潛譖僭
從朁出作二山覺從與游於以方爲才阜爲𠂤昜爲昜匹爲
疋收作収敘作叙臥從臣從人而以人爲卜改從戊己之己
而以爲巳凡作凢允作兊館作舘覽作覧祭合從肉從又而
作祭瞻作瞻綵從衣裕作袼徧作遍徼作儌漾作漾琴瑟之
弦從糸輕作軽如是者皆非也

朱彝尊曰按張參自序五經文字有云十年夏六月詔委國

子儒官勘校經本送尚書省參幸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鈞考互發字義書於屋壁凡三千二百三十五字所謂十年夏者大歷十年也今西安府碑洞石刻九經後附五經文字於參序十年句上增貞觀二字論世者遂疑不能決考孟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觀省詩葢參在開元天寶間舉明經至大歷年爲國子司業無足異者其貞觀字不知何妄人所增宋錢塘陳思撰書苑菁華卷中載參序無此二字而後有大歷十一年六月七日國子司業張參序一十六字讀之積疑始釋可知碑洞石本非唐人之舊矣

又日按劉夢得國學新修五經壁記稱參爲名儒參所書壁經至發題以試士今文苑英華載有王履貞賦其辭有日置

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龜鏡又曰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其推詡之至矣唐人多專攻詩賦留心經義者寡作史者宜以參入儒林傳而舊史新書俱不及焉其姓名僅一見於宰相世系表一見於藝文志小學類而已闕事一也參謂讀書不如寫書度其書法必工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爲龜鏡縱不得與儒林之列書家姓氏亦宜載之而書苑書譜書史均未之及闕事二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文字與唐元度九經字樣同刻石附九經之後歐陽氶叔最嗜金石文字其序集古錄云上自周穆王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厓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乃獨唐所刻石經錄中闕焉三百九十

六篇此獨無有是唐刻后經㣲叔當日反失於摹搨未免類於昌黎韓子所云掎摭星宿遺羲娥矣闕事三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闕事四也惟因參所詳定文字務從簡要以便士子作式不能如說文釋文之詳此學者所易忽因之未有開雕者矣

馥按揚州有板本朱氏不及見故言止有拓本無雕本但板本多誤不及后本而后本又苦漫滅吾邑孔氏重刻板本較揚州本爲精審惜流布未廣知者少也

九經字樣

新唐書藝文志唐元度九經字樣一卷

中興書目字樣一卷開成丁巳歲唐元度撰

唐元度自序曰大歷中司業張參掇衆字之謬著爲定體号曰五經文字專典學者實有賴焉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刪補冗漏一以正之又於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載者撰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其偏旁上下本部所無者乃纂爲雜辨部以統之若體畫全虧者則引文以證解

唐會要開成二年國子監奏覆定五經字體官翰林待詔唐元度狀準太和七年覆定九經字體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準其舊字樣歲月將久點畫參差傳寫相承漸致訛誤今依字樣參詳改正諸經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雖篆隸不同總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近代文字

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取其適中纂錄爲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於五經文字之末從之舊唐書文宗紀創立石壁九經令翰林勒字官唐元度復校

孟蜀石經

張俞曰唐之衰侯王怙亂崩裂區宇盜削典法惟孟氏踵有蜀漢以文爲事凡草創制度多襲唐軌紹漢學遂勒石書九經

席益記畧曰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學校之盛漢稱石室禮殿近世則石壁九經今皆存焉自孝景帝時太守文翁始作石室至東漢興平元年太守高眹作周公禮殿於石室東圖畫遂古以來君臣聖賢然亦有魏晉名流以故世傳西晉太康

中刺史張收始畫非也殿有畫自高眹始收殆嘗增易之今壁間又有東晉八士蓋收之後繼有畫者不知誰氏也齊永明十年刺史劉悛益以禮家器服制度僞蜀廣政七年其相毋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本朝因禮殿以祀孔子爲宮其旁置學官弟子講習傳授故蜀帥尚書右丞胡公宗愈作堂於殿之東南隅以貯石經蓋自東漢興平元年歲在甲戌始作禮殿逮我宋紹興六年丙辰歷年六百七十有三其間僞蜀刻石經之歲是爲晉開運甲辰至是一百九十有三年矣

洪邁曰孟昶時所刻石本九經其書淵世民字皆缺畫猶避

唐諱

雷叔聞曰僞蜀廣政七年其相毋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是歲實晉開運甲辰也蜀守胡宗愈作堂以貯石經席益增其爲記（馥按張德釗止書論語孝經爾雅其餘他經皆有書人姓名可考）

晁公武曰石經周易并畧例十一卷（曾宏父石刻鋪敘作十二卷又畧例一卷）僞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廣政孟昶年號也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註畧例有邢璹註此與國子監本不同者也以蜀中印本校邢璹註畧例不同者又百餘字詳其意義似石經誤而無他本訂正姑兩存焉尚書十三卷僞蜀周德貞書經文有祥字皆缺其畫亦缺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刊也以監本校之禹貢雲土夢作乂倒土夢字盤庚若網在綱

皆作綱字按沈括筆談云雲士夢作乂太宗時得古本因改正以綱爲綱未知孰是毛詩二十卷僞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刊石周禮十二卷僞蜀孫朋吉書以監本是正其註或羨或脫或不同至千數禮記二十卷僞蜀張紹文書不載年月經文不缺唐諱當是孟知祥僭位之後也首之以月令題云御刪定蓋明皇也林甫等註蓋李林甫也其餘篇第仍舊議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毋不敬一言足以蔽之故先儒以爲首孝明肆情變亂甚無謂也左氏傳三十卷不題所書人姓名亦無年月按文不缺唐諱及國朝諱而缺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公羊傳十二卷皇朝田況皇祐初知成都日刊石國史藝文志云僞蜀刻五經備註傳爲世所稱

以此言觀之不應無公穀豈初有之後散毀耶穀梁傳十二
卷其後不載年月及所書人姓氏按文不缺唐及僞蜀諱而
缺恒字以故知刊石當在眞宗以後意者是田況乎論語十
卷僞蜀張德釗書缺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前其文
脫兩字誤一字又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
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衞靈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
食作後食其祿與李鶚本不同者此也

又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於人間唐太和中復刻
十二經立石國學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
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太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
都記僞蜀相毋昭裔捐俸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毋

邱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升獻又刻孟子參焉今考之僞相實毋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貞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祥字缺其畫亦必爲蜀人所書然則蜀人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釗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辦之尤偉然也公武㝵時守三營嘗對國子監所摹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爲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舛誤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爲官

既刊定難以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讐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刑璹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尙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三十一科（石刻鋪敘作二十二）穀梁傳一十三科（石刻鋪敘作二十三）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記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逆其文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尙書禹貢篇雲夢土作乂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

之衛靈公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爲無陂改春秋郭公爲郭亾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兩存焉亦鐫諸樂石附於經後將必有考而正之者

趙希弁曰石經周易十卷經注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字石刻鋪敘經二萬四千五十二字注四萬二千七百九十二字將仕郎守國子助教臣楊鈞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柱國臣孫逢吉書尚書十三卷經注并序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字石刻鋪敘經二萬六千二百八十六字注四萬八千九百八十二字共七萬五千二百六十八字將仕郎試祕書郎臣周德貞書鐫玉冊官陳德超鐫毛詩二十卷經注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四十字石刻鋪敘經四萬一千二十一字注十萬五千七百一十九字共十四萬六千八百十二字將仕郎試祕

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周禮十二卷經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三字石刻鋪敘經五萬五百八字注十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五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吉書儀禮十七卷經注一十六萬五百七十三字石刻鋪敘經五萬二千八百二字注七萬七千八百九十一字共十三萬六百九十三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禮記二十卷經注一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一字石刻鋪敘經九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字注十萬六千四十九字共二十萬四千五百九十四字卷首題曰御刪定禮記月令第一　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奉敕注曲禮爲第二葢唐明皇刪定之本也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經注並序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字石刻鋪敘序一千六百一十七字經傳十九萬七千二百六十五字注四萬六千九百六十二

字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字不題所書人姓氏公羊傳十二卷經注一
十三萬一千五百一十四字石刻鋪敘傳四萬四千七百三十八字注七萬七千三十七字
共十二萬一千七百七十五字不題所書人姓氏穀梁傳十二卷經注八萬
一千六百二十字石刻鋪敘傳四萬一千八百九十字注三萬九千七百三十字不題所書
人姓氏論語十卷經注并序三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字石刻鋪敘
序三百七十二字經一萬五千九百十三字注一萬九千四百五十四字共三萬五千七百三十九字將仕郎
前守簡州平泉縣令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張德釗書潁
川郡陳德謙鐫字孝經一卷石刻鋪敘作二卷經注并序四萬九百
八十五字石刻鋪敘序四百三十九字經一千七百九十八字注二千七百四十八字不題所書
人姓氏石刻鋪敘簡州平泉令張德釗書但題潁川郡陳德謙鐫字爾雅三
卷石刻鋪敘作二卷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縣令賜緋魚袋張德釗

書武令昇鐫不題經注字數若干以上石室十一經益孟昶時所鐫故周易後書廣政十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二十日惟三傳至皇祐初方畢故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歲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畢又書將仕郎試國子四門助教州學講說何維翰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州學說書黃東儒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守華陽縣尉州學勾當王尙喆朝奉郎祕書省著作佐郎簽署節度判官廳公事武騎尉管勾州學華參奉直郎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州兼管內橋道勸農事及提舉渠堰騎都尉借緋提舉州學解程朝奉郎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及提舉渠堰輕車都尉借緋提舉州學聶世卿提點益州路諸州軍刑獄

兼本路勸農提舉渠堰公事朝奉郎尚書比部員外郎護軍
借紫孫長卿益州路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
朝奉郎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
曹穎叔樞密直學士朝散大夫右議大夫知益州軍州事兼
管內橋道勸農使充益利路屯駐駐泊本城兵馬鈐轄提舉
益利路諸州軍兵甲巡檢賊盜公事上騎都尉京兆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田況
王應麟曰僞蜀相毋昭裔取唐太和本琢石於成都學宮與
後唐板本不無小異乾道中晁公武參校二本取經文不同
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亦刻於石張㚟又校注文同異爲
石經注文考異四十卷

又曰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唐之澤深矣

陶宗儀曰張德釗孫逢吉張紹文周德貞孫朋吉五人皆善書後蜀廣政七年被選以右僕射毋昭裔所校勘定孝經論語爾雅毛詩尚書儀禮禮記周禮摹丹入石鐫置益部德釗簡州平泉令逢吉國子毛詩博士紹文德貞朋吉俱秘書省秘書郎

楊愼曰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僭據之主惟昶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尤善朱子論語注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

吳任臣曰蜀廣政十四年詔勒諸經於石祕書郎張紹文寫

毛詩儀禮禮記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吉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貞寫尚書簡州平泉令張德釗寫爾雅字皆精謹

學使翁覃谿先生云吳郡陳芳林樹華所藏蜀石經左氏傳殘本每行或十五字或十四字字視開成石經差小體亦略近之全載杜注前半孟蜀時所鐫其十八卷以下則入宋將鐫耳 馥案歷代石經但刻正文惟蜀刻有注趙氏希弁載於後讀書志者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論語孝經爾雅皆有注田況補刻公羊穀梁亦有注

宋田氏況補刻公羊穀梁二傳

呂陶曰五代之亂疆宇割裂孟氏有劍南百度草創猶能取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刻於石以資學者國朝皇祐中樞密

直學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案田氏但補二傳儀禮原刻所有非補刻也

宋席氏益補刻孟子

晁公武曰孟子十四卷皇朝席益宣和中知成都刊石置於學宮云僞蜀時刻六經於石而獨無孟子經爲未備夫經大成於□子豈有闕邪其論既謬又多誤字如以頻顣爲類不可勝計

曾宏父曰宣和五年癸卯益帥席益始奏鐫孟子運判彭慥繼其成

馥按以上二刻皆補蜀刻所未備故附於蜀石經後

宋嘉祐二字石經

江休復曰宋子京判國子監進禮記石經本

王應麟曰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爲篆隷二體刻石兩楹

又曰至和元年八月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國子監石經以上所寫石經論語求書石國子監帝欲旌勸宗室特從其請二年九月工畢上之賜銀幣

又曰至和二年三月國子監王洙言國子監刊立石經至今一十五年止孝經刊畢尚書論語見書鐫未就乞促近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

又曰石經七十五卷楊南仲書周易十詩二十書十三春秋十二禮記二十皆具眞篆二體

又曰嘉祐三年五月王洙薦大理丞楊南仲石經有勞賜出
身六年二月國子監言草澤章友直篆石經畢詔補試將作
監主簿友直不願仕賜以銀絹五月以同篆石經殿中丞張
次立與堂除
周密曰羅壽可游汴梁見太學九經石板堆積如山一行篆
字一字眞字
李燾長編嘉祐六年三月以篆國子監石經成賜草澤章友
直銀百兩絹百疋除試將作監主簿辭不就故有是賜友直
建安人得象之叔
葉適曰瑞安沈彬老北游程氏師生閒得性命微旨經世大
意時方禁春秋學石經甫刻即廢彬老竊賂守者自摹藏之

後世孫體仁閣以庋焉名曰深明

朱昱曰本朝石經胡恢所書

顧起元曰胡恢金陵人博物強記善篆隸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於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恢獻詩自達魏公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因得復官任華州推官而卒

陳頎曰開封宋建都處予署府庠事見諸碑刻多宋時太學中石經皆磨滅破碎罕有完者周視齋廡見石礎俱斷碑隱然文字在上

朱彝尊曰宋太學石經在開封陳秖之猶及見之惜未有好事者摹搨今則沈於黃河淤泥之下矣馥按陳頎字秖之

元汴梁學修復石經

李師聖記曰惟汴梁舊有六經論語孝經石本乃近代辟雝之所樹者陵谷變遷修而復毀其殘缺漫剝者葢不啻十之五六前政巨寮之賢而有文者亦不遑卹將七十餘年於茲矣今參政公也先帖木兒一見而病之慨然以完復爲己任義聲所嚮附和者衆不數月而復還舊觀柰何孟子七篇猶闕遺焉公習讀四書而明於大義者也亟欲增置而期會拘迫有司請爲後圖公默然葢有待於後舉也

馥按此本修復宋刻故附於嘉祐石經後

宋太學御書石經

王應麟玉海曰紹興五年九月賜汪應辰以下御書石刻中

庸篇廷試舉賜御書自此始十二年賜陳誠之周官十八年六月御書儒行篇賜進士王佐等二十一年五月賜趙逵等大學二十四年賜張孝祥等皐陶謨二十七年賜王十朋等學記三十年四月賜梁克家等經解篇皆就聞喜宴賜之十三年二月內出御書左氏春秋宣示館職少監秦熺以下作詩以進六月內出御書周易九月上諭輔臣曰學寫字不如便寫經書不惟可以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既而尚書委知臨安府張㴬刊石頒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尚書十月出御書毛詩十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皆就本省宣示館職作詩以進上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於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廡

李心傳中興繫年錄曰紹興十三年十一月秦檜奏前日嘗付出御書尙書來日欲宣示從臣時上寫六經論孟皆畢因請刊石國學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詔可

截江網紹興九年上所寫六經論語孟子皆畢因刊石於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縣學

玉海淳熙四年二月詔知臨安府趙磻老於太學建閣奉安石經置碑石於閣下墨本於閣上以光堯石經之閣爲名朕嘗親寫參政龔茂良等言自昔帝王未有親書經傳至數千萬言者不惟宸章奎畫照耀萬世崇儒重道至矣上曰太上子書天縱冠絕古今五月磻老奉閣將就緒其石經易詩書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外尙有御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

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搜訪舊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從之六月御書光堯御書石經之閣牌賜國子監百官表請觀視從之

宋鑑知臨安府趙磻老具到兩學修造圖本西北隅建閣安頓太上皇帝御書石經上日太上於字書蓋出大縱朕嘗謂鍾繇字最工猶帶隸體如太上宸翰冠絕古今參政龔茂良等奏誠如聖訓

陳騤中興館閣錄紹興十三年二月恭閱御書左氏春秋史記列傳少監秦熺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祕書郎張漢彥校書郎嚴抑張闡趙衛錢周材范雲正字洪遵吳芾各進詩一首六月恭閱御書周易少監姜師仲祕書丞嚴抑祕書郎張

閣著作佐郎錢周材趙衛各一首校書郎陳誠之二首正字洪遵吳芾洪适潘良能沈介各一首十四年正月恭閱御書尚書祕書丞嚴抑三首祕書郎張闡著作佐郎錢周材趙衛校書郎陳誠之正字吳芾沈介各一首十月恭閱御書毛詩提舉祕書省秦熺一首少監游操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檢討官嚴抑各二首著作佐郎錢周材一首趙衛二首校書郎陳誠之一首正字沈介二首十六年四月恭閱御書春秋左氏傳提舉祕書省秦熺著作佐郎王墨卿各二首魏元若校書郎沈介正字湯思退劉章張本各一首

洪邁御書閣記略曰若稽古高宗皇帝實天生德既以聰明聖武戡濟多難垂中興億年之基洎保大定功投戈息馬於

世紛萬殊泊乎無一嗜翫惟翰墨梱域天縱神與不舍食息
詩書易春秋孝經論語孟軻氏書凡幾帙帙凡幾字一一肆
筆而成纂鳳翔鸞震蕩輝赫端正嚴重肅如神明當是時每
終一經輒詔玉冊官摹刻編以石本俾錫方夏光天之內羣
戴其書

曾宏父曰高宗即位十九年干戈之日居多乃能親御翰墨
作小楷以書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中庸
儒行大學經解學記五篇章草語孟悉送成均

楊冠卿曰太上皇中興以來崇尚經術親灑宸翰刊之翠琰
蔭以豐宇聖人之經固已是正遺闕昭如日月傳諸無窮聖
上臨幸兩學思有以盡寶藏尊崇之意且又建爲傑閣揭以

璇題棟宇暈飛奎壁煥爛窮今亘古未之前聞

潛說友臨安志光堯石經之閣孝宗皇帝御書扁淳熙四年詔臨安府守臣趙𥜿老建閣奉安石經以墨本置閣上御書石經易詩書左氏春秋禮記五篇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論語孟子

吳訥曰昔宋太宗嘗曰朕退朝觀書外留意字畫雖非帝王事業不愈遊畋聲樂乎迨後高宗亦曰寫字當寫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紹興二年宣示御書孝經繼出易詩書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總數千萬言刊石太學淳熙中孝宗建閣奉安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新安朱熹修白鹿書院奏請御書石經本是也元初西僧楊璉眞伽造塔行宮故址取碑石壘塔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

爭而止後因改學爲西湖書院歲久閣廢后經斷折零落洪武中移仁和學於書院然后經久廢人莫知留意也宣德元年夏予出按於杭覩之慨歎迺以屬郡守盧君玉潤率教官生員收拾得全碑若干碎折若干一一補綴共得經碑百片异置殿後及兩廡焉

楊一清記曰監察御史朝郡宋君廷佐奉命按治浙江之暇嘗求所謂后經者曰在仁和學因往視之多斥棄瓦礫中曰噫嘻此南宋太學中故物也胡傾斥至是哉乃進杭州府知府晉江留君志淑問其故留君稽閱誌籍葢宋高宗初渡江都臨安即詔建學養士紹興二年手書易書詩春秋論孟中庸儒行諸篇刻后於學京兆尹趙磻老建尊經閣以儲之二

十四年復製宣聖洎顔曾以下七十二賢贊並李伯時舊所繪像皆刻石置之學理宗紹定五年又以所製伏羲以來道統贊刻之附諸石經之末宋亡學廢元西僧楊璉眞伽謀運致諸石爲寺塔址賴廉訪經歷申屠致遠之力而止國朝洪武十二年卽書院建仁和學宣德二年巡按御史海虞吳公訥慨石經殘缺屬知府盧玉潤收集之得全刻及斷毁者若干分麗其中天順三年改建縣學於今所其諸石悉徙以從四十年於玆宋君日歲久而廢物理固然惟玆盛典廢莫之興則有由矣豈不以學宫專崇於郡蒞玆土者朔望廟謁春秋釋奠亦惟知有郡學縣雖有學槩莫之至焉知所謂石經者而葺之乃檄府命移置諸石於府學焉屬留君理其事又

命通判咸寧喬遷董工役因徙圖像於尊經閣下甃以瓴甓石經及表忠觀諸碑則徙於櫺星門北之兩偏周廊覆之既甃既堅其屋之數左二十有二楹右如之石之數圖像十有五贊八易二書七詩十春秋四十有八論孟中庸十有九表忠觀諸碑十有四既訖工留君具書肅使者謁予記概惟經書之在世猶日麗天水行地不假形器而存與天地同悠久者也顧秦燔漢蠧之餘不絕如綫非常之變或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有斯文之責者不得不憂託諸貞石以壽於無窮亦維持世道計耳漢中郎筆跡已不可見唐長安石經實與臨安後先並美今長安故無恙而仁和學宮獨委棄至此凡吏於茲士於茲者將不均有責哉夫高宗之爲君復仇撥亂慭

德多矣史稱其博學强記繼體守文有足嘉者理宗之嗣統
無足齒錄然能表章先賢崇正學變士習功不可少觀其所
以圖不朽者而其所存可知已古書家李斯鍾繇雖畔道君
子猶取其長歐虞以降殘碑裂石至一宮觀一浮圖之微世
寶之如金玉矧茲文教所關非崇長異端游心末技者比是
固可重而高宗之書精麗有法置之名家中亦烏可棄哉抑
又聞長安古石刻尚多散漫不一往往爲都民鑱鑿以至唐
滅宋韓縝修霸橋督工急民磨碑石以供之經此二厄存者
遂鮮後直移至西安郡庠保全至今夫寺塔之厄略同霸橋
而郡學之遷其設心行事正相類雖物之興廢有數然振厲
修改每存乎其人必有儒者之心而後能及此其他非惟不

肯爲亦固有不暇爲者矣宋君讀書好古其所猷爲務關風教留君志足以承上才足以濟心而任勞於下又有通判喬君故一指畫之間而百年之廢墜以集是固可書而謂後之人有復不能嗣守而保厥成者則非今日之所知矣正德十二年秋七月

文徵明曰小字石經殘本百葉約萬有五千言前後斷缺無書人名氏余考之蓋宋思陵書也按紹興二年帝宣示御書孝經繼書易詩書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樂記儒行經解總數千萬言刻石太學後孝宗建閣奉安名曰光堯石經之閣即此是也蓋思陵平時極留意字學尤喜寫經嘗曰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此書楷法端重結構

渾成正思陵之筆但所書惟易春秋左傳又皆不全視全本百分之一耳又按元初楊璉眞伽發宋諸陵造塔取故經石爲塔址爲路官申屠致遠所過而止然石經竟亦散落國朝宣德初吳文恪公按浙命有司追訪所存無幾矣此本雖殘缺要不易得況紙墨佳好猶是當時搨本又可多得哉唐君伯虎寶藏此帖余借留齋中累月因疏其本末定爲思陵書無疑正德十二年

郎瑛曰宋紹興二年高宗宣示御書孝經易詩書春秋左傳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刻石太學淳熙中孝宗建閣藏之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朱子修白鹿書院奏請石經本卽此是也元初西僧楊璉眞伽造塔於行宮故

址欲取碑石壘塔時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止之幸而獲免後更學爲西湖書院碑閣俱廢國朝改爲仁和學洪武末徙仁和學於城隅之貢院而石經亦舁致焉歲深零落蹐臥草莽間而龜趺螭首十缺其半宣德元年侍御史吳訥屬郡縣收集凡得百片置之大成殿後兩廡已爲不全之器矣近於正德十三年宋侍御復移至杭州府學之廡

于慎行曰元人破宋用楊璉眞伽之言將宋宮殿郊廟悉毀爲寺復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爲浮屠臺爲杭州推官申屠致遠所拒而止此亦秦火之再見者也致遠壽張人素有文名蓄書甚富號爲墨莊

金太學石經

王惲修理大都南京石經事狀曰竊見大都南京廟學所有九經石刻刊琢極精近年以來舊制既廢舉皆散亂於荒烟草棘中日就摧圮甚可惋惜且經之遺制自漢唐至今歷代聖王無不尊崇修理益重夫經世大法故也今海宇混一方息馬論道之時據上項石經理合修立以彰國容

明一統志金國子學碑二在舊燕城南

于奕正曰金石經碑在舊燕城南金國子學碑刻春秋禮記今磨滅不完

安世鳳曰石經自東漢以蔡邕名今並其搨本亦不存唐序注孝經始刻石立臺而表章之功不足償離經之罪惟文宗以羣經刻於碑院至今嘉惠學者乃經宋中葉之亂淪於燕

幾不能存迨正隆四年方為耶律隆所修則石經之所以長

至今日者皆其功也其記字彷石經亦稍形似

許印林先生瀚曰如安氏所言金石經即唐文宗石經耶恐失之遠矣艮善謹按燕學石經明志但言碑二于氏則曰春秋禮記其為何時刻其刻幾部何體書皆不能詳據王氏修理大都南京石經事狀又似九經石刻為廟學所本有亦不詳其來歷至安氏一段原編似誤宋中葉之亂淪於燕者乃謂汴學石經即春秋禮記等石也春明夢餘錄亦言九經石刻舊在汴梁金人移置于燕今不復存蓋燕之石經即宋汴學二體石經楊南仲所書者金人但移禮記春秋等石餘者仍留汴學後或移於他處今辨符尚有周易殘石尚書殘石陳留又有周禮殘石可證然則燕學石經既非金刻不得曰金石經而皆謂燕學石經為九經者亦未曾詳考也

歷代石經略下卷

石經始於漢蓋據竹簡漆書也夫漢之視周猶今之視元明也其視竹簡漆書猶今之視元明寫本及印本也唯中遺秦亂又以隸變古文後世取法不無微誤詩文王豊文王鳧鷖鳧鷖在豊豊古文本作𧆨象形三代鐘鼎文凡肴𧆨字不作𧆨則作橐蓋豊爲本字橐爲借字肴爲後起字也詩則文王及鳧鷖作豊巧言作橐蓼莪作倄淆又肴之分別字也古人或一字數用或數字一用極形音通假之變此類是也此字既變爲隸後人多闕疑大徐說文作囊爲二十八字之一然不謂其爲肴之古文也魏三體石經既無可攷宋二體石經恐已從大徐之說而篆豊作娓矣近人乃以囊字當之音同而形不類或豐即鼠之誤歟魏作三體意在存古然當時或譏其失是二者久無完本唯開成石刻爲至今所遵守以其取法漢魏用毛鄭諸儒之本也惜其奉當時詔令未盡合古書則信僞孔本而廢今文禮則用明皇所改月令而亂

古本之舊開後世改經之漸此其獘也明皇所改月令富法魏之典論別刻一石光緒壬午冬王廉生太史懿榮自川陝至陳同讀此書因言向至西安府學觀唐石經見經文之後有都計字數拓工省紙故各本缺焉良善按金石萃編尙錄各經字數及都數周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尙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七字毛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周禮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孝經二千□百□十三字論語一萬六千五百九字爾雅一萬七百九十一字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字樣等都計六十五萬二千五十二字又有書石及都檢校諸臣名銜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於元日惟丁亥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陳玠書石學生前文學館明經臣□□□□書石官將任郎守潤州句容

縣尉臣段繹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祕書省正
字臣柏暠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四門助教臣
陳莊士覆定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
柱國賜緋魚袋臣唐元度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
檢校刊勒上石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臣章
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楊敬
之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上
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監修國史上
柱國滎陽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戶臣覃

桂氏采擇顧朱兩家之說故從略耳

康生又得唐刻孝經殘石於長安無年月可攷唯民字缺末筆庶人章作孝無終始而患不及己者未之有也多一己字足正註家之誤

道咸閒許印林先生瀚校定此書將同說文解字義證刊行以兵燹而罷今吳仲飴太守重憙乃屬艮善定譌闕疑而付剞氏以嘉惠學者使知今日所讀之經有本有原而學六藝之學者由漢之小學而求諸三代之經足矣無事旁求也艮善欲景寫歷代石

經作小字本與此書相輔而行校書少暇以待異日時方校刊文章軌範擽古錄及攀古小廬雜著

癸未九月仲飴太守之子峴校勘一過十月艮善覆校校畢謹識于後日照丁艮善